

余温的遗产

文：李泊岩

“历史是一堆灰烬，但灰烬深处有余温。”——黑格尔《美学》

1.

1943年，一架飞机被苏联的防空炮弹击落，22岁的德国士兵波伊斯(Joseph Beuys)是飞机上唯一的幸存者，其他战友当场丧命，波伊斯在颅骨、肋骨和四肢全部折断的情况下被当地的鞑靼人救下，并靠动物油脂、奶制品和毛毯恢复了健康。1964年，作为艺术家的博伊斯创作了《油脂椅子》，用来表达这一经历所带来的对于科技和战争的思考。个体历程总是时代的缩影。

这一年，共产国际解散，中国军队在战场上屡屡受挫，日军占领了广州湾。而在中国的太行山中，邓小平的经济理论实践到第四年，战争所需与资源供给达到了平衡，一个现代化国家的长远愿望，在这片山区中已然萌生。现在，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人们剧烈地感受着城市扩张和家园变迁的紧张和代价。生活在燕郊的艺术家张佳星，从平日随处可见的废弃建筑材料和生活垃圾中寻找价值，那些长时间堆放在工作室里的“废品”，带有这个时代的悲哀、无奈和幽默。在张佳星的重新组织和塑造后，商品属性开始变异，叫人惊诧——霓虹灯、涂鸦、覆盖的文字，这是一个个被遗忘角落的再现。如果将艺术创作也看作是劳动的一种，张佳星显然周而复始于“量出为入”的经济模式中，这是无产者的模式，并流露出贫穷的流浪者般的悲情诗意。

而在古师承那里，都市生活意味着资本与拜金的永不衰落，在那些金灿灿的作品表象之下，奢侈、工业生产、流行化，都是他自身生活的体悟。这些形态化的语句，和等价的贵金属打造的单词，是金钱与权利的握手。一根用金线制作的“WHAT MAKES YOU HAPPY?”就像是一句审问，植入在现实社会和人们心中的每一个角落。2010年2月25日，《南方日报》报到了这样一条新闻：美国《世界日报》22日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在全世界23个国家中，中国、日本和韩国三国的民众最相信“金钱万能”，并列成为世界第一“拜金主义”国家，在金融危机之后尤为如此。《环球网》24日就此发起了一项在线调查，结果显示，80%的受访网民承认中国是第一“拜金主义”国家。

伴随着上世纪 90 年代经济模式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无数国营企业陆续关门。衰落的社会主义建筑景观，被掩盖在新兴的后现代建筑之中。自 2007 年开始，艺术家曾宏开始了对于社会主义元素建筑的绘画表达，那些新中国以来的工业建筑成为了他的母题。绘画过程可以看作是不断在禁锢与活动、绘画与机械之间寻找平衡点的游离。在最近的几年，曾宏越来越肯定绘画语言自身的力量，他的绘画逐渐形成只有线条与色块并行的关系。这些看上去并不复杂的画面，呈现出对共识的反思，以及回顾过去历史轨迹的伤痕。人们加快了社会景观的全面改造，却难以逃离悲观困境的笼罩。曾宏的绘画给了我们一个如牛顿所说的“永远无法计算人类疯狂”的寓言，在看似竭尽虚空的画面中，永远隐藏着集体主义那非理性的合成谬误，并在观者那里形成惊叹号式的提醒。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经济快速增长和信息快速传播泛滥的当下，仅仅是一个假象。人们禁锢在这个进程中，并适应和享受着它带来的不断改变。在此，艺术对现实的寓言式言说，总是领先于理论的阐释。

孙存明的创作，常常是在面对现实生活时做出快速反应，他将生活的琐碎，推演为艺术的琐碎，如鲍德里亚说：“只有那些没有充分理由发生的事情，才是真正发生的事情。”孙存明对周遭难以分辨的源头和结果表示肯定，并认为辨别与思考在此都显得无能为力。因此，他借用生活中的现成品，改变其原有的语义，在一个个细微的动作中，将事情变得更为浪漫或模糊不清。在他的作品中，倒闭的企业却显得十分光荣……折断的古典风格的阳台柱廊却更为滑稽……被狗咬过的桌板指向遥远的太空……我们可以想象跟多……

我们可以想象更多！假定在一个遥遥无期的未来，我们的后代，正奔波在飞往月球的高速飞船上，在北京生活的大学毕业生，因为月球的巴林杰陨石坑的一家新公司给的报酬丰厚，所以永远离开了地球，他在那里，可能会写许多关于地球的诗。或者，假如有一天地球也不在了，那些人类用地球物种命名的天体和星座，很可能成为最具诗意的表达。在思考人类终极愿望（或终极悲观）时，杨健将其原先雕塑局部（天文望远镜的星盘）填埋在北京郊外荒野的土地下，尝试以这样一个行动扭转人类长期以来的理想向度。这块 SDSS 是光谱望远镜的光纤插板，同批其他的星盘因为科学活动的需要被运到中科院，它们代表着我们头顶的某些天体区域，而“不劳仰望”的命题，是艺术家给予幸运儿的一种馈赠。谁是幸运儿呢？我们未必能找到杨建的作品，它可能被未来某位考古爱好者发现，或者他永远是一个秘密。

耶苏则选择了另外一个方式让后人铭记今天——那就是造像。这是人类塑造文明最传统的方式之一。这件名为《笋石》的作品将快速食品塑造为永恒的雕像，在快速与永恒之间寻求契合点，在将其“尘封能量”的态度下，垃圾食品传化为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标志，一个将被后人不断言说和记忆的标志。如果说《不劳仰望》是指向未来无解的命题，那么《笋石》就是对于现实无解的纪念。

艺术是否保存并延长了诸多现实情况内涵的感性维度，从而在现实的余温中，持续给予观者以烫手的启迪？或许在视觉表象之下，这些作品隐藏着不止一种解读。也可以说，此类实践尝试重新定位作品与社会存在的关系，一再将批判的姿态转化为持续的余温。在重新翻看和重新展示时，这些来自过往的“余温”迟迟不退，叫人感到措手不及。

2.

在一层展厅，我们首先看到一根铁棍子穿起来的三十多个雕塑，这是耶苏的作品《笋石》，这些雕塑里面是 KFC 的快餐。KFC 是最早进入中国的西方快餐，也是遍布中国最广最多的西方快餐，在上世纪 90 年代，KFC 还被当作奢侈的餐饮，几十元一餐，并非中国大众时常消费得起。二十一世纪，一些来自网络的曝光，让人意识到它在食品安全上的一些问题，它逐渐和“垃圾食品”画上了等号。这个过程，其实是中国经济发展，从物质缺乏到物质过剩的过程。今天我们看到这件雕塑，它更像是一个纪念碑，按照耶苏自己的说法是：“将某种能量封存起来。”铁棍子的一头顶在墙上，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会给墙壁留下一道“刺骨”的划痕。这是否就是某种能量的转移呢？

紧接着，我们看到了一块面积巨大的帆布，它霸占了展厅最醒目的位置。这种帆布是远本是用来遮盖集装箱卡车用的，在生活中其实特别不会被注意到。在展览中，但是它却像一块幕布，给这个空间一个舞台效果，他又很破，很有历史感，他有自己的语言。我们透过它，可以看到里面的作品，那是张佳星的另一件作品，《Reuse》，就是“重新使用”，他暗示着这个国家快速建设所留的问题：环境、人口、城市与乡村，当然还有人的内心。所以在展览布置上，我把它挡了起来，它像一颗心脏，在这辆快速奔驰的卡车的里面闪闪发光。

在大帆布的旁边，是孙存名的《集团》，这两个字是从一个即将关门的企业的大门上偷来的。它其实象征着中国一类（国有）企业的没落。在计划经济时期，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现在很不一样，那个时候

的集团，和现在我们说的集团，内涵上也很不一样。在失去了垄断资本之后，艺术家很容易偷到这两个字。然后，艺术家将它制作成了这件作品，他看上去成为了中国古代书法图示的一种，特别永恒的保存了下来。在我看来，“集团”因其前身是一所纺织企业，更像据特别的意义，它和《笋石》、帆布和《Reuse》共同呈现为“衣食住行”的基本要素。而在远端，是张佳星的另一件作品《xoxo》，“X”的含义是 Kiss，因为“X”的发音和“Kiss”相似。“O”的含义是 Hug，因为我们做“抱”的姿势就是把手臂圈成“O”的形状。他用这种亲密的暗示，来表达某种开放的姿态，但是，又将将他放在一个相对空旷孤立的地方，也有点忽远忽近的，当代人的焦虑，或者说孤独的状态。他看着远方的一个图片。那是杨健的作品《不劳仰望》。

杨健照片中，杨健正在填埋自己的一件作品（的局部），这是个什么东西呢？是 SDSS 光谱望远镜光纤插板，每片这样的光纤插板都代表着我们头顶上方某片被斯隆望远镜观测过光谱的天区的天体位置分布。编号为 3844 的这片插板，是 2016 年从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阿帕奇天文台运来，颇具科学价值。在我看来，这片插板是各国之间对于星际资源争夺的一个暗示。艺术家将它填埋起来，希望化解这种欲望带来的潜在危机，幸运的人可以通过杨健设立的不难不易的谜题找到它的位置，并获得他。

在上楼梯的转角处，是一个看上去像是月亮的作品，这是孙存明的《月》，在上楼的角度，我们可以同时仰望《不劳仰望》和《月》。一个是城市边缘的树林，远处是灿若繁星的城市灯火；一个是跳出黑夜的月，只亮出那一点点来自太阳的余温。这令我想到很多，尤其是今年作为中国航天机器人首次登陆月球，同时又是人类登陆月球 50 周年之际，一个填埋作品的人，和一个只露出一片亮光的月，隐隐暗示着诉求和命运的集合。

如果说一楼是指向变革之后的集体意志，那么二楼更像是对个体经验的告别。我们迎面和右边是曾宏的绘画，这两张画的内容都是消失的老工厂。那种四四方方的社会主义建筑，现在已经不多了，他画的很具体，也很苍白，有种即将消失的感觉。两张画之间，是张佳星的“戈雅”，戈雅很古典，也很现代，这个灯箱的材料和绘画是取材于内蒙古，艺术家的故乡，那有很多工业，也有很多人生活的记忆，这个灯箱在这两张绘画中间显出了某种怀旧，温暖的氛围。

台子上是孙存明的《你的胳膊我的腿》，这个很幽默的名字背后，是艺术家对于一个历史建筑消失的幻想。这是两根已经坏掉的阳台立柱，它们曾经在很气派的建筑上，艺术家想象，在这个阳台上曾经有舞会，很浪漫的那种，你的胳膊我的腿，其实是跳舞的动作。

左边是古师承的作品《诉求》，那些中式英文是他觉得幸福的东西，他觉得中国是一个从特别没有钱，到特别有钱的国家，导致了今天有些金钱至上的社会心态。

所以，不管是对于未来的渴求，还是对于过去历史的反思、告别，都会产生新的思索和感悟。展览中的艺术家出生在 70 年代到 90 年代，他们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不同时间段，却同样感受着过去从历史的余温中所带来遗产。